

# 跨越

□李俊明

## 二

我想起了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

他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隐居在静谧而澄明的瓦尔登湖畔。他并不想如同庸俗而贪婪的农场主那样,在经济上独自占有这可以牟利的空间,而是作为一个临时居住者,一个生活上力求最简洁的自然人,一个美学意义上力求最直接的审美者,无私而便捷地充分享受瓦尔登湖,享受瓦尔登湖周围的山川、森林,享受那里纯净而丰饶的原生态风光。

此刻,我仿佛就成了梭罗,可以毫无任何搅扰,恣情随意地享受这壮丽苍茫的自然风光。

## 三

我想起了曾在我的家乡做过漆园吏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那只有一双巨翼的鲲鹏,击水三千,抟扶摇直上九万里,从桑梓之地,直达南溟。那是何等的自由潇洒?它凌空御风,风驰电掣,疾速地掠过江河湖海,掠过高山大川,投下巨大的阴云一般的身影,那些猥琐地匍匐在乱树杂草丛中的蜩蝉斥鷃们,仰之弥高,只能自惭形秽,或者望而生嫉。那是何等的气势如虹?

我虽然不能化身为鲲鹏,但在这苍茫辽阔的空间里,我可以化身一只苍鹰,翱翔在黄河的上空。

夏季清晨的天空,少有的清明湛蓝,白云如絮,或丝丝缕缕,或团团片片,演绎着各种动物的形状。有了白云,湛蓝的天幕似乎更加澄澈。在这样清明澄澈的天空里,我的心也便纯净而剔

透,翅膀也便轻盈而舒展。逶迤绵延的黄河,碧绿森郁的两岸长堤,宽阔平坦的黄河滩,在我的视野里,是一幅壮阔的风光图画。在这壮阔的图画上面,我就是个抛却一切世俗羁绊的自由的精灵。

## 四

因为水量不大,除了岸边一些固定位置的采砂船,河里很少有船。正感觉有些遗憾,却发现离自己不远处,有两三个人,从一辆农用三轮上卸下一艘小小的皮划艇,放到河面上。然后,上去两个人,一个坐在后面划桨,一个坐在前面,手拿一根长杆网兜。划桨的人双手划动,皮划艇便游荡起来。皮划艇顺着河岸边,缓缓漂行。远远看去,划桨的人似乎十分轻松;而坐在艇首的那个手拿网兜的人,不时地将网兜斜插到河水里,明显,是在捞鱼,因为距离远,我也无法看清是否捞到了鱼儿。

皮划艇越漂越远,我的目光也随着它越瞅越远。瞅着瞅着,心里便对皮划艇上的那两个人十分羡慕,他们能在滚滚黄河里这么轻松自如地掌控小皮划艇,该需要多么熟练的技巧和超人的胆量啊?

我想,大概,对这两个人而言,捞到鱼儿的多少,并不是十分在意,他们在意的,只是在黄河里自由漂荡的这份轻松自如。

我突然觉得,这幅情景,是另一幅悠远空灵的水墨画,是另一首幽然淡静的诗!

## 五

“哐哐哐……”一列火车从

高悬的黄河铁路高架桥上飞驰而过,一片阒静刹那间被打破,宁静的心也被搅扰。

但转念一想,有了这架横跨黄河十多公里长的铁路大桥,西煤可以东运,直至出海;中原之地的人民,可以到东边的海岸线去便捷地旅游。有了黄河铁路大桥下面这座浮桥,汽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人力自行车,都可以自由来往;步行跨越黄河,也只需不到十分钟。这样,两岸人民可以自由便捷地跨越黄河,走亲访友,物流通商,到彼岸耕种,这又是何等的便利?

我有一个本家婶子的娘家在河西,过去,她要过黄河回娘家,必须坐船,有时候,等一天,还等不来船,只得败兴而归。水大了,水流湍急了,就只能望河兴叹。如今,开着车过浮桥,如履平地,一眨眼儿就过了黄河,如果愿意,一天可以两三个来回。这是何等的方便!

也许,不能否认,这两座桥,给宁静的黄河滩带来了喧嚣,对自然风光的原生态是一种冲击,但它们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科技给人类生活上带来的便捷也是不容否认的啊。

再说,如今,黄河两岸的大堤,不但主堤加宽,而且筑了四五十米宽的辅堤。如今的黄河大堤,树木花草,郁郁葱葱,公园一般,优美宜人。这一切,也是人类

劳动的结晶啊。有了它们,号称“人间悬河”的黄河,从1949年到现在,将近八十年,平安无事,造福两岸人民,而不像过去一样,经常决堤改道,洪涝泛滥,造成无数家庭人亡物毁的恶果,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

于是,在我的眼里,黄河铁路大桥、它旁边的浮桥、黄河大堤,这些人类科技和劳动的结晶,也成为一道道壮观的风景。

## 六

当然,在梭罗的眼睛里,这两座桥一定会像经过瓦尔登湖和瓦尔登森林的铁路和火车一样,是嘈杂喧闹的,是令人生厌的。而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虽然也很讨厌现代世俗社会的虚伪和造作,讨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污染,讨厌蝗虫一般的汽车,讨厌令人窒息的雾霾,但绝没有他那样的超凡脱俗的哲学家的精英头脑,没有像他那样对现代文明科技的深恶痛绝。

我也做不到像他那样,一个人,两年多的时间里,远离城市,远离世俗,靠自食其力,临湖而居,做一个真正的现代“隐士”,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所阻碍地享受真正的原生态的瓦尔登湖风光。我能经常走近黄河,经常跨越逼仄和辽阔,不时地享受一会儿黄河两岸的壮丽风景,享受一会儿宁静和自由,就感到十分惬意了。

2022散文大赛 来稿选登  
主办:山东省散文学会 牡丹晚报

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

## 故乡的雪

□闫德国

刚入冬,朋友圈里雪花就开始洋洋洒洒地漫天飞舞。在湛蓝的天空、林立的建筑背景映衬下的雪景显得格外美丽。尽管这些镜头下的雪花那样晶莹剔透,但和我童年记忆中的雪花相比感觉还是逊色了不少。在故乡,在童年,记忆中那一片片飘舞的雪花充满了灵性和温暖。

故乡在太行堤下,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是和洁白的雪花连在一起的。在那个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年代,乡下的冬日是静谧的,没有车辆的喧嚣,没有厂房机器轰鸣,即便乡间的小道上偶有三两个行人,步履也是那样悄然匆匆。大雪来临前,灰蒙蒙的天空如同罩上了什么东西,格外阴沉昏暗,往往持续多天,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要储备好过冬的柴火和食物。当人们一切准备完毕之后,一场大雪开始拉开序幕,隆重登场。

在茫茫苍穹蕴积多天的雪花开始漫天飘落。先是稀稀落落,一片两片三四片,朔风渐起,开始越下越大。雪,孩子们期盼已久,下雪的时候,我格外兴奋,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在田野奔跑,挥动着红通通的小手,捧接着空中飘落的雪花,晶

莹的雪花在手心里融化,喜悦流淌于心。童年故乡的雪感觉不像现在冰冷,有着几分温暖几分灵气。我任凭雪花次次进衣领里,毫不畏惧地在空旷的田野里疯跑着,就连家里的那条黑狗也摇着尾巴跟着凑热闹,在雪地欢快地撒着欢。

村上稀落的点缀着几户人家,不一会儿便被这漫天飞舞的雪花笼罩了起来,村落里早已落光叶子的大小大小的树,也变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座座散落分布的泥坯小屋似乎要消逝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房顶的洁白和坯墙的暗灰仿佛是一副勾勒的素描画,显得格外雅致。

刚落到大地上雪花似乎还有一点腼腆,温柔地吻着大地,像久别的游子们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随着落到大地上的雪花越来越多,慢慢地整个大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不远处的太行大堤,似乎也要淹没在这飞舞的大片雪花的之中,太行大堤被这茫茫的大雪裹挟着,像只巨龙横亘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蜿蜒伸到远方。风越来越大,雪也越飘越疾。田野里,大堤上,村落里,那些高高低低早已落尽

树叶的树木,在风雪之中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枯枝上那些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小麻雀也飞得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在大雪之中疯跑了多久,愈来愈猛的雪花完全掩饰了大地本来的颜色,有几寸厚的样子。我们的小棉靴都被融化的雪水浸湿透了,这才感觉到小脚冻得发红冰凉。料想回家去不免会挨上一顿竹笋炒肉,狡猾的我们躲进生产队的牛棚。说是牛棚,其实只是一拉溜泥坯房,里面喂着几头耕牛,还住着一个叫老张的老人。老张五十多岁的样子,很慈祥,脾气也好,从没见他发过火。他不是本村人,从外地迁来,没儿没女。大人们都叫他老张,孩子也跟着这样叫,他也不生气。牛棚里早已生起一堆火,那是老张早先捡拾好一些枯枝树根。火着得很旺,见我们进去,老张慈爱地摸着我们跑得冒汗的头,帮我们把棉靴脱下来,放在火堆附近烘烤,一会儿湿漉漉的靴子开始散发潮气。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喜欢故乡,更喜欢故乡那洁白晶莹的雪花儿,还有那位有着雪一样无瑕爱心的老人。

## 首届“花冠·鲁雅香杯”哲理诗征稿启事

中国是诗的国度,启人心智的哲理诗更是数不胜数。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饱含生活与人生哲理的优秀诗作,意味深长,成为诗坛上熠熠生辉的明珠。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提高文化自信力,经研究,牡丹晚报、中天意境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举办“花冠·鲁雅香杯”哲理诗征稿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稿内容:  
1.近年来在牡丹晚报发表的哲理诗(已发表的请注明见报日期);  
2.新近创作的哲理诗。

二、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2023年1月15日。

### 三、征稿要求:

1.应征稿件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2.符合哲理诗的特征;3.稿件无论发表与否,均应是本人创作,严禁抄袭。

### 四、其他事项:

1.征稿结束后,将对应征稿件进行评比,设立相应奖项,并给予奖励。

2.作者投稿一般不超过三首(或30行以内),并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或微信号),并附百字左右个人简介。

五、本次活动设立评选委员会,成员由资深作家、诗人和有关人士组成。

未尽事宜,由评委会商定。

投稿邮箱:

mdwbmdy@sina.com

联系电话:5969581

牡丹晚报 中天意境文化研究交流中心

2022年12月1日